

每次回到故鄉,感觸最深的莫過於自高空飄過,與炊煙一道高升的白雲。如故鄉的土壤一般原始,如故鄉的親人一般溫馨,那些來自大自然最為純樸的景象,是我一輩子都無法割捨的血脈,在內心深處永遠的流淌。

在鄉下我的故鄉,沒有城市車水馬龍的繁華和錦繡,但卻獨守一份自己獨有的幽雅與寧靜,平淡中增加了幾抹艷麗。那些白雲,自故鄉的高空飄過,飄渺得如同神仙一般割然而至,那些青山綠水頓時有了生機,孤單的羊群似乎也多了幾分靈氣。

在沒有雲彩的日子里,炊煙是雲彩的化身,漂泊在外的我,好久沒有見到故鄉雲彩的樣子,誤把農家升起的炊煙當成了雲彩。我知道炊煙升起一家人就有了飯吃,白雲升起,故鄉的莊稼就有了好收成。

我那十年九旱的鄉鄰們不相信別的,就相信只要天上有雲,就定會有雨。農閑時節,在我老家的大柳樹下,吃過晚飯的女人們拿出自己的手工活,男人們抽起旱煙袋,看火燒雲。黃昏的時候,三三兩兩的燕雀在雲間穿梭。夕陽已拿下帷幕,那些雲彩纏住鄉村的山路不放。

波動游子心弦的是來自故鄉的思念,黃昏的嘴唇對着一朵雲彩吐露心事,暈紅的羞澀凸凸起爬滿整個天空的臉蛋。故鄉的雲彩展現一幅如詩如畫的鄉村田園風光,多少年榮歸故里,故鄉的雲變得更加親切而富有詩意。

一生一世不會忘記的雲彩,如同故鄉的名字一般,永遠的銘刻在我的心上,更像我的乳名一般,每天都被母親一聲聲呼喚着。
作者何軍雄,中國詩歌學會、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。

故鄉的雲



日輪的滾動,輾碎了一個又一個朝暮。碩果纍纍的深秋,終於在自鳴得意之中驕傲的睡去了。充實豐盈的日子,暗褪了色彩。淒荒蕭條慢慢地撲面而來。冬天到了。臉上染着白霜,渾身緊裹寒衣,以霜凍和冷意為人們設計着考題。冬天,既沒有春的嫵媚,也沒有夏的活力,更沒有秋的詩情與畫意。

瞧,天是怎麼的低,雲是怎麼的暗,草是怎麼的黃,花是怎麼的枯。那邊山上的樹木,已經脫盡了葉子,樹丫橫空,枯枝遍地,就像剛經歷過一場抗禦觸及生命的打擊似的,給人一種悲涼蕭索的感覺。

冬天是陰冷而又殘酷的。它無情地掩蓋了生命萌動的靈氣和斑斕悅和的色彩,始終以一張冰冷的面孔面對大地,面對一切。恰似一位哲人,冷峻地沉默着,不動聲色地看着曾經紅火、喧鬧的日子淒悽慘慘地衰退下去,靜靜地聆聽着曾經悠揚的快樂鳥兒孤零零地呻吟……

儘管冬天沒有迷人的誘惑,甚至不盡人意,但請你伸出手來,去接受冬天,去把握冬天。

冬天雖不能讓你痴迷沉醉,但卻給予你一份清醒。這份清醒則使你永遠富有生氣,且永遠在開始。

冬天雖不能讓你輕鬆得意,但卻給予你刻骨的鞭策,深厚的啓迪,給予你為填補人生三季的缺憾而使四季永葆魅力的自覺砥礪。

人在冬天,請推開房門,出去走走。看看青松在寒風呼嘯、天昏地暗中是



走進冬天 (外一章)

如何挺拔依舊的;看看寒梅在大雪紛飛、萬籟俱寂中是如何微笑綻放的;看看那凍不僵的山,凍不僵的河,凍不僵的鄉村與城市……

不要回憶,不要徘徊期待,順着風勢,與冬天同行吧。去體味一下冷的滋味,去感受一下無路尋路的寂寞,去經歷一下有苦而不能躲避的痛楚。相信,走進冬天的你,會越來越更加成熟!

懷念秋天

置身于霜降時節,重新撿拾秋的情

意,感覺如陽光般的溫暖,不似初冬嚴寒。

昂首雲天,總能聽到秋天成熟時盎然的韻律。悄悄地來,那一路瀟灑的秋……比春充實富有,比夏靚麗迷人,比冬燦爛蓬勃……

秋天帶來了一千種風情,秋天繪出了一萬幅畫卷。秋天奏出了一章章難抑的騷動旋律。

秋天,淌金流蜜的秋天,你為我釀造了金燦燦的夢想,你為我捧出了沉甸甸的希望。秋天,充盈美好的秋天,你給了我成熟的喜悅,你給了我深沉的思考。秋天呵,令我歡笑令我驕傲的秋天,你別走遠別走遠,別用風霜洗我的臉。

就要路過最寒最冷的冬天,一串串的豐收和欣喜,在泛黃的日子里漸漸地飄遠。蝴蝶甜蜜芬芳的夢,被不言不語的風一片片給剝落了,被無情的霜一次次給驅散了。淒荒蕭條緩緩地撲面而來。

置身于霜降時節的我,無奈地接受了這刻骨銘心的霜凍與冷意。令我沉醉不醒的秋天啊,你為何要匆匆與我訣別,讓我路過這寒冷難熬的冬季。作者裴國華:至今已在國際國內10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歌、散文、散文詩、報告文學、歌舞、小品、歌詞等作品1000多件。並獲市、省、國家級獎。

1978年暑假,我來到了吉興七隊和父親居住在壹起。父親是飼養員,我們住在馬廄的飼養員宿舍,壹匹蒙古馬成為我的朋友。這匹馬頭大,額寬,頸短,背腰平直,渾圓的後臀微微翹起。通身好似栗紅色的綢緞,尾巴、鬃毛漆黑發亮。尤其是它的眼睛,像草原深處藍藍的水泡子靜謐、深邃;它微微地顫動,浮動著七彩的陽光。當時,看到這匹蒙古馬的眼神,我的心思就被浸潤、俘獲。童年是壹艘小小的帆船,再也劃不出它的遼闊。

假期裏,父親幫助我補習功課之餘,又訓練我騎馬、放馬,我和這蒙古馬形影不離。第壹次獨自放馬給我的印象特別深。那天傍晚,我騎著蒙古馬趕著十幾匹馬來到了夜幕降臨的草甸子,把它們前蹄拌好。夜幕巨大的翅膀扇起陣陣涼風,掠走了白日裏的熱浪。輕紗般的霧氣壹層壹層,若斷若續地繚繞在遼闊的原野上,青草挺直了腰,彷彿又長高了壹寸。花蕊含著水汽在微風中抖動,它小小的心思會慢慢凝結成黎明的露珠。壹聲高過壹聲的長長短短的蟲鳴,由耳入心、入肺,瞬間清洗去體內壹天的燥熱,我裸露的肌膚滲出了絲絲的涼氣。十幾匹馬壹躍壹躍地挪移,吃草的聲音如稀疏的落雨,忽遠忽近,竟有天籟般的神韻。這裏花草葳蕤,蟲鳴如歌,是馬吃夜草的天堂。

第二天黎明時分,我打馬來到這片草地,東方已經泛白。隨著我手中短鞭“啪、啪”的幾聲脆響,馬兒們揚起頭,甩開蹄子就往隊部的方向奔跑。它們知道父親已拌好草料,聞到了正在馬廄裏蕩開、彌漫的青草和豆餅混合的香味。遙遠的東方勇動著地火,燒紅了天邊的雲彩。胯下的蒙古馬肚皮貼著青草和野花奔馳,

我的雙腳被草葉上的露水打濕,褲腳沾染了五顏六色的花香。我和馬被霧氣層層包裹,耳邊劃過“嗖嗖”的風聲。不是馬在奔跑,是滾動雲霧托舉我飛速地前行——天馬行空的感覺!

這匹蒙古馬,是我的夥伴,也是我的榮耀。我經常步行去城裏親戚家,有了這匹蒙古馬,我可以騎著它去了。我騎馬行走柏油路上,看著來往的行人、毛驢車,比現在駕駛壹輛寶馬還人物。馬蹄輕敲路面,“嗒、嗒”的蹄音清脆悅耳,路人紛紛向我投來羨慕的眼光。到了親戚家,把馬拴在門前的電線桿上,飽吃壹頓,便打馬歸來。

壹年多的時間裏,我和這匹蒙古馬同住壹個屋檐下,也是我最快樂的時光。

第二年秋末,我已停學,準備和家人回山東老家。壹天早晨,我發現馬的右眼好像蒙了壹層白膜,眼角滴下了渾濁淚珠。我趕緊喊來父親,父親說馬得了眼疾。我心裏生出壹

絲絲悲哀來。

父親五七年陽谷坡裏師範畢業,當過六年的教師。他記憶中那些已蒙塵的書本可能猛地翻到了哪壹頁,告訴我馬的眼睛有救了。父親到醫院找來壹包高錳酸鉀,截了壹段葦管,把高錳酸鉀倒進,然後吹進馬的眼睛。馬可能有些不這,前蹄蹣跚,“嗚兒嗚兒”地叫了兩聲後,慢慢地穩定下來。幾天過去,馬的眼睛上的白膜漸漸地褪去,好像灰燼又燃起了火苗。在馬的眼裏我看到了它的祖先生活過的大漠、高原、草場,看到壹只蒼鷹在展翅飛翔!半個月後,我離開了那個馬廄,離開了那個院子,也離開了那片土地。可那匹蒙古馬深邃、遼闊的目光,壹直蕩漾在我記憶的深處。

作者簡介:張桂林,在省級以上報刊雜誌發表詩歌、散文六百餘首(篇)。

懷念一匹馬



亂石橫卧黃茅岡

徐州雲龍山西北麓,一處奇異的亂石,橫臥在山坡上,大概有近千個平方米吧,一下子就映入我的眼帘,我驚詫于此處的亂石。

亂石是從雲龍山里裸露出來的,盤根交錯,身心相連,和雲龍山相依為命,這樣奇異的地貌,哪年哪月形成的,沒有介紹,我不知道。我到過很多景區,在景區山坡或河床上遇到的亂石,那是單獨一塊一塊的,或大或小,沒有根,遇到外力,能移動。這裏的亂石,多少年來風吹雨打,紋絲不動。我喜愛這些裸露的山石,雲龍山的孩子,可愛極了,忍不住用手去撫摸撫下,又想抱過來親吻一下,但抱不動,慈愛的母親雲龍山緊緊抱住,捨不得撒手。

山腳林蔭小路緊挨亂石,便于近距離觀賞這奇異的景觀。依著山勢,亂石兩邊是矮樹叢和茅草,有紅楓,有馬尾松,有垂柳,姿態色彩各異,茅草搖曳著無數白穗子,那是秋天的符號。亂石上面是鬱鬱蔥蔥的雜樹,以松柏居多,松柏已有好幾丈高了,大碗口粗細,枝繁葉茂。山林一眼望不透,幽深靜寂。據傳,這些松柏是馮玉祥駐軍徐州時帶兵栽種的,並留下一首著名的護林打油詩:“老馮駐徐州,大樹綠油油;誰砍我的樹,我砍誰的頭。”黃褐色的亂石,裸露于樹木茅草之中,別有情趣和意境,大自然的神奇。

亂石形態各異,有棱有角,並不圓滑,像羊?像馬?像牛?像犬,像豕,或其它,你自己去想象吧。亂石高低錯落,並不一致,形成一些小水

池,有大有小,幾條泉水從山上挂下來,潺潺流進亂石,注進水池,叮叮淙淙,宛如哪位大師彈奏一首鋼琴名曲,汪汪地潤濕心田,有點熱的初秋,頓時涼爽舒適多了。那些水池里,有的睡蓮匍匐,綠葉之中,是幾朵紫紅的花兒;有的生長著密密的棉蒲,季節的關係吧,一些枯黃的蒲葉折落在水面;有的站立一叢蘆葦,蘆花已經開放,白花花的一團。亂石上方巉岩峭壁上,鐫刻著三個行書大字:“黃茅岡”,史料記載,原為明代哲學家王守仁所寫,日月輪回,風雨侵蝕,漫漶不清。清代乾隆皇帝巡遊雲龍山,重新書寫“黃茅岡”三字,勒石于峭壁之上,每字高近一米,寬約半米,渾厚俊秀,清晰可觀。

更有詩意的是,一零七八年九月十七日,也是秋高氣爽的季節,知州徐州的蘇東坡,和幾位詩友喝高了,醉眼朦朧,漫遊雲龍山,酒力上涌,難以為繼,醉臥黃茅岡大石之上,口中喃喃吟哦:醉中走上黃茅岡,滿岡亂石如群羊。岡頭醉倒石作床,仰看白雲天茫茫。歌聲落谷秋風長,路人舉首東南望,拍手大笑使君狂。

亂石群羊,以石為床,白雲朵朵,天宇茫茫,歌聲回蕩,秋風長長,意象之美,令人陶醉。這就是蘇東坡有名的《登雲龍山》之詩,形式上雖是律詩,卻僅有七句,一韻到底,膾炙人口,傳唱至今。

蘇東坡的詩作,乾隆皇帝巡遊題字的故事,還有橫臥山坡上黃褐色亂石,秋風中舞動的茅草,等等這些人文和自然景致,才有了這樣形象的名字——“黃茅岡”。不喝酒,讀讀黃茅岡,也能使人心醉。

作者王誦詩,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區青口鎮

中國讀者來稿



夢中的家園



老家已改建多年了。可是,每次夢里所見,總是兒時的老樣子。

那時,家里只有五間低矮的土坯房,位于村子的最北端,除了前有鄰居,東西兩向和屋後,都是無邊的原野。父親將木棍、樹枝揀埋在屋前,圍了半圈兒籬笆牆。朝西的通道兩邊各埋一根木樁,木樁上綁個歪歪扭扭的木柵欄。這,便是我的家門。

下地幹活兒的時候,父母只是把柵欄門隨手一拽,虛掩著。鐵鍬、掃帚、木杈、小推車,還有晾曬的糧食、棉花、衣服和被褥,就擱在院

子里。常常,鄰居來借用傢什,借走和歸還的時候,家里都沒有人。可是,無論是誰,晚上必定再來相告。這時,父親總是輕輕應一聲,就像得知曾有微風拂過般自然。

每年一開春,父親就沿籬笆內側翻土,然後施肥、澆水、泡種子,一茬接一茬,變著花樣種很多蔬菜瓜果。藤蔓順勢爬滿柴牆,綠葉和花兒洋洋灑灑,就像一扇大風擺在那里。各種菜果混雜著,這裏聚一窩窩,那里綴一嘟嚕,不定哪片葉子底下還藏著一個。

侍弄的這些東西,一家人是吃不迭的。今天送這家幾只絲瓜,明天送那家一把豆角。也有上門來借的,有的借棵蔥,有的借個冬瓜。雖說是“借”,從來都不會也不需要償還。

在我的感覺里,我的家與那無邊的原野完全融為了一體。這里,既是我的居所,也是許多小生靈的家集,充盈著無盡的野味和野趣。

冬的原野是最冷寂的。大雪過後,皚皚雪野望不到盡頭,很多小動物覓食困難。每當這時,母親就把籬笆牆邊草垛上的積雪掃掉。她說,野兔沒吃的,就讓它們吃咱家的草吧。果

然,靜靜的晨昏中,野兔來了,窸窣窣地在草垛邊刨著、吃著。然後,又回到茫茫曠野。

冬去春來,燕燕于飛。穿行在門楣上的窗格中,築巢在房屋內的樑條間,還要哺養一只只黃嘴禿頂,嗶嗶啼啼的小生命。從三月柳綠到九月菊黃,燕子與我們一家人依依相伴。以至於,若有一只向晚未歸,大姐會急切切扶籬遙望雲天,覓尋歸燕身影。

炎炎夏日,感受最深的是那特有的氣味。炊煙味、牛糞味,小麥、甜瓜和刈草後的清香味,爹娘和鄉親們汗水的酸味,還有村南小河里的魚腥味,接續著,雜沓著,溢滿家里的角角落落。不管你喜歡不喜歡,但是必然明白,只有這片土地上才能勾兌出這味道。這是一首“家園協奏曲”,熨在心的柔軟處,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發,由不得自己。

秋天,我曾被安排守護屋子附近田里的穀子。有些鳥兒不識好歹,任憑稻草人搖搖又擺擺,仍肆意啄食。鳥兒來了,我跳起來呼喊、驅趕,起初還驚而逃之,久了,也把我當成稻草人,視若無睹。泄了氣的我,斜躺在渠上睡大覺。狗尾巴草是鮮有鳥兒垂顧的,故而很得意,我不理它,它卻兀自招搖在我的臉前,招搖在浩蕩秋風里。

有月的秋夜,一抹清輝淡淡,穿過木格窗、漫過炕沿,落在屋里的地上。於是,整個屋子瀰漫著柔柔的朦朧。窗外,風吹葉沙沙沙響,似一陣輕雨飄灑下來。蝓蝓,紡織娘,還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蟲,在窗前、在牆根、在絲瓜架上,唧唧吱、唧唧吱或軋軋、軋軋地叫著,整夜都不停歇。在這浸潤了月光的小夜曲里,我恬然入睡,做些很美的夢。

此後經年,直到現在,數不清有多少次,我依然做夢。夢中,老家就在不遠處,依然是柵欄門、籬笆牆,依然是木格窗、土坯房,我懷著濃濃的鄉愁,找尋回家的路,想仔細看看,看看她從前的模樣。

作者簡介:陳棟林,供職于山東省濱州市煙草專賣局(公司)。作品散見於國內多家報刊雜誌,共計50余篇。

尊敬的編輯老師:您好!一個偶然的機會,在網絡讀到了貴報,感覺非常喜歡。現投稿于貴報,敬請編輯老師查閱指正。謝謝!

原連載文章《加州傻子》因篇幅限制,不再繼續刊登,喜歡此文的讀者請上伊利華報網站閱讀此文章